

中唐歌行中的游艺书写

陈韩杭^{1*}

(¹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 中唐歌行中有大量关于游艺活动的描写, 体现了文人独特的观察视角, 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这些作品在书写游艺时充分发挥了歌行在文体上的优势, 善于还原活动场景, 摹状人情世事。此时期歌行的游艺书写具有其鲜明的特征, 与时代背景、文人心态等方面的嬗变密切相关, 可见社会变迁对文学作品的具体影响。中唐歌行中的游艺书写不仅生动记录了当时民众的娱乐休闲生活, 保存了珍贵的文化记忆, 也寄托了作者的社会理想与个人情怀, 具有深刻意蕴。

关键词: 歌行; 唐诗; 中唐; 游艺书写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5.v1i6.736>

The description of entertainment in Ge Xing in Mid-Tang Dynasty

Chen Hanhang^{1*}

(¹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Literature, Guilin, Guangxi, 541006,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descriptions of entertainment in Ge Xing in Mid-Tang Dynasty. It embodies the poets' unique observation perspective, and has literary value and historical value. When writing about entertainment, these poems are good at restoring activity scenes and human affairs. The description of entertainment in Ge Xing in this period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background and the mentality of poets. So we can see the specific impact of social changes on literary works. The description of entertainment in Ge Xing in Mid-Tang Dynasty is not only a vivid record of the entertainment of the people at that time, but also a sustenance of social ideals and personal feelings, which preserves the precious cultural memory and contains profound implications.

Keywords: Ge Xing; Tang poetry; Mid-Tang Dynasty; The description of entertainment

引言

“游艺”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先秦。《论语》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朱熹释：“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则应务有余，而心亦无所放矣……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1]游艺有嬉游、遣兴之意，是有助于陶冶性情、调适生活的休闲活动。东西方学者已留意到游艺与文学的关系。赫伊津哈在休闲学著作《游戏的人》指出游戏是周期性心旷神怡的活动，认为诗歌的创造性功能扎根于游戏之中^[2]。杨荫深《中国游艺研究》最早对游艺进行系统研究。王永平《唐代游艺》、崔乐泉《古代游艺文化》等亦为此方面的经典著作。王赞馨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游艺与诗歌》系统梳理了唐代游艺诗。赵加令《〈全唐诗〉里的球类游戏》^[3]、张宝强《由路德延〈少儿诗〉看唐代少儿游艺》^[4]、吕通达《〈全唐诗〉舞蹈艺术探析》^[5]等，集中论述

作者简介：陈韩杭（1996-），女，广东汕头，博士，研究方向：汉魏六朝隋唐五代文学

通讯作者：陈韩杭，通讯邮箱：1099835696@qq.com

某一类游艺。吕俊莉《浅谈李白体育游艺诗》^[6]、刘宇翔《论杜牧诗中的围棋书写》^[7]等，主要论述知名作家的作品。近年来，学界对唐代游艺的研究多从体育学、历史学等角度着眼，较少从文学视角进行研究，在文本整理、作品解读等方面仍有值得探究之处。基于此，本文将聚焦中唐歌行中的游艺书写，考察此时游艺书写的艺术特征及其呈现的社会风貌与文人心态。

1 小道可观：唐代游艺与歌行

1.1 唐代游艺文学的相关记载

唐代开始，游艺发展进入鼎盛时期，各种活动得到充分发展。此时政治经济环境稳定，社会风气开放，加上政策的包容鼓励，游艺活动逐渐丰富，名目繁多。史著中不乏对游艺的记录。如《旧唐书》在“杂艺术”类中收录各类游艺专著，列举郝冲、虞谭法《投壶经》一卷、《大小博法》二卷、魏文帝《皇博经》一卷、《大博经行碁戏法》二卷、鲍宏《小博经》一卷、《博塞经》一卷、隋炀帝《二仪簿经》一卷、吕才《大博经》二卷、《碁势》六卷等^{[8][2045]}。游艺之事以其娱乐性常常招致非议，古人每将其斥为“小道”“末技”。史书对游艺著作所进行的专门分类，体现了史家对游艺态度的突破，由此可知这些活动在当时的流行程度，从中了解当时民众生活休闲娱乐的具体情形。

游艺与文学创作有着密切联系。游艺诗文涉及宫廷娱乐、文人雅集及民间游戏竞技等，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可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风貌与时代精神。唐代是中国游艺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此时游艺诗数目庞大，参与创作的诗人众多。诗中所出现的游艺活动，是融合文学性、艺术性及民俗性的独特题材。结合《全唐诗》，唐诗中常见的游艺大致可分为几大类。竞技运动型游艺包括射猎、蹴鞠、马球、角抵、斗鸡、竹马、拔河等。休闲逸乐型游艺常与益智娱乐型、宴饮娱乐型、岁时节令型游艺重叠，包括弈棋、博戏、投壶、藏钩、射覆、斗草、登高、秋千、纸鸢等，多用于调适身心、宴饮助兴。技巧表演型游艺包括乐舞、杂技等，部分项目如竿戏、绳技难度极高，观赏性强。唐诗对游艺的大量描写，生动记录了当时丰富多彩的游艺文化，体现了作者对游艺风俗的积极关注。由此可知射猎、马球、竞渡、乐舞等活动在当时的盛行程度，宫廷贵族、文人雅士及平民百姓等各阶层对游艺皆抱有极大热情。

游艺历来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自唐以来，游艺题材的诗文数量丰富。编者留意到这些作品的独特价值，故在编纂类书时对其进行专门分类，列入“巧艺”“技艺”等门类中。如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四“巧艺部”列举射、书、画、棋类、投壶等活动，收录与此相关的各体文学作品。明张之象《唐诗类苑》卷一八八“巧艺部”所收诗歌涉及射、棋、风筝、打球、秋千、竞渡、戴竿、拔河、绳技等游艺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宋李昉等人编纂的《文苑英华》中，“歌行”类卷三四八“博戏”收入诗歌12篇，如韦应物《弹棋歌》、蔡孚《打球篇》、刘禹锡《竞渡歌》、顾况《险竿歌》、白居易《西凉伎》等，涉及棋类、球类、竞渡、竿戏、乐舞等游艺，种类丰富，雅俗不拘。《文苑英华》对此类诗作进行集中系统的汇集，体现了李昉等馆阁文臣群体对游艺这一重要创作题材的高度关注与认可。这种编排方式凸显了歌行善写游戏与娱乐的文体功能。娱乐、游戏、技艺等作为歌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串联起各种场景，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与戏剧性。这些活动在诗中不仅是纯粹的娱乐项目，也承载着作者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及对人生哲理的思考，映射时代精神与文人心理，再现了当时社会的流行风气与文化风貌。作为官修的大型诗文总集，《文苑英华》编者自觉将游艺纳入雅文学体系，充分发挥了歌行善写游艺的文体优势，使游艺题材得以生动展现，承载深厚内涵。

1.2 歌行书写游艺的文体优势

唐代论及游艺的诗作相当多，从诗体上看主要有绝句、律诗、古诗等。一般而言，绝句、律诗在对仗、平仄、押韵上多有严格限制。因字数少，篇幅短，往往以一诗记一事，记录瞬间的情感和体悟，重含蓄凝练。但缺乏更具体深入的描写，造成研究上的困难之处。如宫词对宫人打球、下棋、投壶等活动往往只作片段式的纪录，记叙偏于简单，反映的对象较为单一。

相较绝句、律诗等诗体，歌行在形式与内容上更为自由，在叙写游艺更为合适。首先，句式特征上，歌行以七言或杂言为主，较齐言的绝句、律诗等规整的诗体，增多了字数，扩展了篇幅，在叙事抒情上具有灵活性，适宜铺陈游艺的动态过程，表现灵活复杂的活动场景，真实反映射猎

出巡、宴乐狂欢等宏大或华美的场面。

其次，音韵节奏上，歌行押韵自由，节奏鲜明，灵活多变。歌行诗句长短错落有致，每句之中“三、三、七”等节奏的划分，以及通篇四句一转韵的独特体式，使诗歌读来抑扬顿挫，富有音乐感，声情效果突出。有助于还原游艺活动过程中或快或慢的节奏，充分体现游艺场景的瞬息变化。

再次，语言表达上，歌行或简明晓畅，或华美圆转，或奇崛瑰丽。绝句、律诗对游艺活动的描述虽然精简凝练，往往难以承载充沛的感情与气势。歌行则长于摹写人情，营造氛围。或集中描写某一演出场景，或叙述某一艺人身世，或历数多种游艺活动。在描写世事人情时流畅自然，打动人心。

总之，各类诗体之中，歌行在字数、押韵、句式、用语等方面没有严格的限制，更为自由舒展。宜于铺陈叙事，直抒胸臆，表现广阔的社会图景及细腻的情感体验。在描写娱乐竞技等活动时充分发挥了这一文体的优势。如韩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张建封《酬韩校书愈打球歌》《竞渡歌》、刘禹锡《竞渡曲》等诗，都以歌行体表现游艺内容，或铺叙场景，或即事名篇，在思想和艺术上具有极高的价值。歌行以其特有的节奏张力与叙事容量，将游艺转化为承载丰富意蕴的符号，生动描绘出作者所见的游艺休闲活动的实况，读者可借此了解唐时民众文艺休闲生活的实际情况。

2 逞才游艺：中唐歌行游艺书写的表现

唐代各时段歌行中的游艺书写，在主题内容、情感表达、艺术风格等方面有其鲜明各异的艺术特征，体现了社会文化、审美思潮及文人心态等方面的演变。初盛唐歌行中的游艺描写偏于昂扬自信，宫廷、贵族游艺书写彰显盛世气象，豪侠、边塞游艺书写体现开放精神。中唐以后，游艺书写呈现了世俗化的转向，集中反映民俗与时事，并融入理性反思及感伤情怀，蕴含文人对时代兴衰的深层思考。中唐时期的社会背景与文人心态是此时游艺诗的土壤，歌行中的典型游艺活动则是对当时世风的真实反映。

2.1 中唐游艺书写的社会环境与文人心态

中唐时期，藩镇割据，朋党相争，宦官专权，社会风气随之转变。史书对当时浮华世风尚多有记载，如唐李肇《唐国史补》云：“长安风俗，自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弈……”^{[9-1]60,61}说明长安是时尚流行的中心。自德宗以后，游宴、书法、图画、卜祝、服食及博弈等活动广受欢迎。《资治通鉴》载元和十五年，“上尝谓给事中丁公著曰：‘闻外间人多宴乐，此乃时和人安，足用为慰。’公著对曰：‘此非佳事，恐渐劳圣虑。’上曰：‘何故？’对曰：‘自天宝以来，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沉酣昼夜，优杂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则百职皆废，陛下能无独忧劳乎！愿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10]整个社会表现出一派嬉于宴游的风气。史书中常记载帝王于节庆时“赐钱”“赐宴”“赐乐”。如德宗时诏令云：“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每节宰相及常参官共赐钱五百贯文，翰林学士一百贯文，左右神威、神策等军每厢共赐钱五百贯文，金吾、英武、威远诸卫将军共赐钱二百贯文，客省奏事共赐钱一百贯文，委度支每节前五日支付，永为常式。”^{[9-2]366}唐康骕《剧谈录》形容曲江节庆时的盛况：“都人游翫。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彩幄翠帟。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上巳节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11]足见统治者对游艺活动的支持态度。

中唐社会自上而下追求奢华享乐的生活。在这种好宴游、重奢侈的风气下，奕棋等游戏长盛不衰。刘禹锡《论书》云：“吾观今之人，适有面诋之曰：‘子书居下品矣。’其人必道尔而笑，或警然不屑。诋之曰：‘子握槊奕棋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愧，或艷然而色。是故敢以六艺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嗟乎！众尚之移人也。”^{[12-1]538}可知奕棋游戏是当时流行的风尚，社会风气以善奕为荣，重六博而轻六艺。中唐之后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的奢靡风气，极大影响了文人心态。时局动荡不安，士人阶层的生存状况堪忧，此时文人再难有盛唐之人乐观自信、豪放豁达的心态，于是把目光投向了现实，更多地关注个体生活，表现出世俗化的转向。《唐国史补》云：“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9-3]57}可见当时社会出现的一些反常心态。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唐文艺》评价韩愈等人“虽然标榜儒家教义，实际却沉浸在自己的各种生活爱好之中：

或享乐，或消闲，或沉溺于声色，或放纵于田园；更多的是相互交织配合在一起。”^[13]此时文人逐渐从立志建功立业转向关注个体日常生活，沉醉于世俗享乐，听歌观舞、赏花饮酒等活动日益增多，也促进了中唐游艺活动及文学的发展。

安史乱后，在时人的努力之下，中唐经济渐趋繁荣，政治逐渐稳定。环境的相对稳定及政策的开放，为当时诗人提供了良好的创作氛围和丰富的素材。此时文人创作了大量与日常休闲生活相关的游艺诗，反映了当时具有享乐色彩的、世俗化的文化生活，同时寄托人生之趣。可见中唐文人在注重日常休闲生活的同时，又超脱于纯粹的物质享受，达到有品位、有追求的层次。

2.2 中唐歌行中的典型游艺活动

中唐歌行中典型的游艺活动，主要可分为乐舞演出、险技表演以及各种竞技活动等类别。这些活动在当时颇为盛行，在歌行中亦发展为独特的题材，在具体诗作中有其各异的呈现方式。

2.2.1 歌舞表演

安史乱后，原本流行于宫廷贵族之间的伎乐活动开始流散民间，加之方镇权重，城市经济水平日渐发达，上至宫廷王府，下至州、县、各军镇等，各地皆设置伎、乐等活动场所以供民众娱乐^[14]。中唐时期乐舞高度繁荣，乐舞诗大量涌现。反映了当时文人丰富的娱乐生活。相较初、盛唐之作，中唐乐舞诗在音乐描写、内容深度等方面均有超越前人之处。如元、白《琵琶歌》《琵琶行》等作，相较前代同以琵琶为题的诗作，对器乐演奏的描写更生动细腻，可见作者极高的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音乐旋律变化万千，难用文字描摹。不少作家在创作时自觉选择了歌行这一体式。歌行在用韵和句式上灵活舒展，有助于铺排渲染，充分表现乐声的节奏美和音韵美。在描写乐器形态、演奏技法、乐声变化、乐人形象、演奏效果等方面具有优势，故而能展现音乐变化万端的魅力。

中唐文人创作了大量描写乐舞的名篇，有助于今人了解当时乐舞演出情形及文人欣赏、参与乐舞创作的情况。白居易一生酷嗜音乐，雅好赏乐听曲，擅长咏歌及演奏琴、筝，具有极高的音乐修养及丰富的音乐创作实践，为唐代文人中少见者。《琵琶行》《霓裳羽衣歌》等歌行或直接以乐器、曲名等为题，或在内容上涉及乐舞表演及鉴赏活动。如《霓裳羽衣歌》中的相关描写：

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珮珊珊。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磬箫笙笛遑相换，击擗弹吹声迥迥。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中序擘騷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15]。

诗中对霓裳舞表演场景的描写，体现了音乐徐疾抑扬的变化，也展现出舞者技艺之高超，备言其从“散序”“中序”到“曲终”时的姿容仪态，给人以充分的视听享受。

中唐时期的乐舞歌行也反映了胡乐在当时受欢迎的程度。唐代后期，玄宗倡导胡部新声，胡乐在社会上大为流行。意象选用方面，中唐歌行出现了大量带有异域色彩的乐器，如羌笛、胡笳、琵琶、箜篌、笙簧、羯鼓等。诗中灵活运用双声、叠韵等手法，传神地描写出异域音乐的动态美。诗人在描摹胡音时往往言及盛唐衰颓的原因，将胡夷之乐与招致祸乱联系起来，批判玄宗沉溺于胡声，不问政治的昏聩行为，此方面以元、白新乐府的批判最具代表性。

2.2.2 险技表演

唐代游艺的表演活动中不乏各类高难度的杂技，如竿技、绳技等。爬杆杂耍一类的节目在演出时既有惊险刺激的一面，又极富观赏性。据《汉书·西域传》及张衡《西京赋》等书的记载，汉代都卢国人善于缘竿，女子能附竿而舞。唐人又加以创新，使这类杂技节目更加完善。安史之乱后，许多杂技艺人流落民间，充分吸取民间营养，技艺更为完善。顾况《险竿歌》、刘言史《观绳伎》、王建《寻橦歌》等诗都是描写险技的名篇，诗中的杂技表演场面惊险刺激，艺人技艺精湛，观者流连其中。如王建《寻橦歌》：

人间百戏皆可学，寻橦不比诸余乐。重梳短髻下金钿，红冒青巾各一边。身轻足捷胜男子，绕竿四面争先缘。习多依附鼓竿滑，上下踟蹰皆着袜。翻身垂颈欲落地，却住把橦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裹裹半在青天里。纤腰女儿不动容，戴行直舞一曲终。回头但觉人眼见，矜难恐畏天无风。险中更险何曾失，山鼠悬头猿挂膝。小垂一手当舞盘，斜惨双蛾看落日。斯须改变曲解

新，贵欲欢他平地人。散时满面生颜色，行步依前无气力^[16]。

此诗描写当时社会所流行的空中险技表演。唐代高空杂技中常以女子担任顶竿的底座演员，担任上竿的演员也是女性。艺人依附长竿盘旋起舞，难度极大。“山鼠悬头猿挂膝”以山鼠和猿猴的敏捷身姿形容表演者的灵巧轻盈，设喻生动。表演者在极高的竿顶上进行种种惊险表演，身手不凡。古时杂技艺术精深的造诣及女性艺人的英武气概，在此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王建《秋千词》对秋千活动作了精彩的描写，为唐人描写秋千游艺的知名作品。“身轻裙薄易生力，双手向空如鸟翼。”“回回若与高树齐，头上宝钗从堕地。”等句，将少年儿童荡秋千的风采描摹得活灵活现，体现了作者在叙事上的写实手法。王建在描写这类空中险技时，充分发挥了歌行体铺排夸张的叙事优势，刻绘生动传神，展示出过程的惊险刺激及表演者技艺之高超。刘言史《观绳伎》云：“闪然欲落却收得，万人肉上寒毛生。危机险势无不有，倒挂纤腰学垂柳。”^{[17-1]5323}绳技表演者看似欲坠，却能及时收身，种种细节刻画细腻传神，可想见场面之惊险。这些歌行在描写技术高超、观赏性强的表演时，善用比喻、夸张等手法还原演出细节。或聚焦艺人的动作神情，充分表现其动作之灵活、技巧之熟练、身姿之柔韧。或侧面描写观众反应，烘托现场氛围之紧张、艺人技巧之高超。这些作品对杂技动态刻画生动无比，细节知识也极为丰富，可借此验证相关风俗的历史记载，为民俗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2.2.3 竞技活动

中唐歌行中，竞技活动亦是常见的主题。这些激烈竞争的活动主要比拼参与者的体力与技巧。竞渡、马球、弈棋等游艺，都是常出现于诗中的重要竞技活动，

竞渡活动充满竞争性与观赏价值，对观众而言亦是一场热闹非凡的盛会。如张建封《竞渡歌》中的相关描写：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17-2]3117}。

此诗描绘了竞渡活动激动人心的场面。龙舟浮现，鼓声如雷，棹飞如剑。参赛者为夺得竿头彩挂不惜争得头破血流，岸边观者亦为比赛惊呼不已。刘禹锡《竞渡曲》也描写了竞渡的激烈过程。比赛随着急促的鼓声愈发紧张激烈，取得胜利的船只兴高采烈，失败方则神色沮丧。比赛结束后，狂热的民众仍流连忘返，玩水嬉戏。这些作品对竞渡游艺的描写生动精彩，呈现了龙舟竞渡活动的真实情况，使读者如临现场。由此可知中唐时龙舟竞渡具有娱乐社交功能，充分满足了群众的精神追求，在端午风俗中占有极高的地位。

此外，马球运动亦是唐时流行的竞技游艺，盛行于宫廷、上层及军中。韩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为此方面的经典之作，诗云：

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十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新秋朝凉未见日，公早结束来何为？分曹决胜约前定，百马攒蹄近相映。球惊杖奋合且离，红牛缨绂黄金羈。侧身转臂着马腹，霹雳应手神珠驰。超遥散漫两闲暇，挥霍纷纭争变化。发难得巧意气麤，讙声四合壮士呼。此诚习战非为剧，岂若安坐行良图。当今忠臣不可得，公马莫走须杀贼^{[18-1]109}。

韩愈作此诗劝张建封勿击球疲马，同时赞扬张之高超球技。诗中关于打球的场景写得神采飞动，堪称唐代马球诗中的佳作。程学恂评此诗：“前赋击球，极工尽致。后乃以正规之。”^{[18-2]112}张建封亦作有《酬韩校书愈打球歌》，回应友人韩愈的规劝。诗中备述作者从文士转为将领后参与马球训练的过程。这些诗作都是唐代马球文化的重要见证，反映了当时军事训练与体育娱乐的结合特点，可见时人对马球运动的热情。

相较民间竞技的热闹及武人击球射猎的勇武，棋类活动以智取胜，不似其他活动激荡豪放，呈现出闲静宁和的风格。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称：“凡戏皆取其热闹，围棋则取其寂静。凡戏皆用力气，围棋独运心思。”^[19]中唐弈棋之风亦盛。下棋成为文人闲暇时招待朋友的娱乐活动。如刘禹锡《观棋歌送儂师西游》云：

长沙男子东林师，闲读艺经工弈棋。有时凝思如入定，暗覆一局谁能知？今年访予来小桂，方袍袖中贮新势。山人无事愁日长，白昼懵懵眠匡床。因君临局看斗智，不觉迟景沉西墙。自从仙人遇樵子，直到开元王长史。前身后身付馀习，百变千化无穷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见搏击三秋兵。雁行布陈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行尽三湘不逢敌，终日饶人损机格。自言台阁有知音，悠然远起西游心。商山夏木阴寂寂，好处徘徊驻飞锡。忽思争道画平沙，独笑无言心有适。

蔼蔼京城在九天，贵游豪士足华筵。此时一行出人意，赌取声名不要钱^{[12-2]969,970}。

此诗称赞民间的围棋高手僮师棋技之高超。两人对弈的紧张场面如在眼前，饶有趣味。奕者和观者沉浸于下棋，竟忘了时间的流逝，可见这项活动的魅力。此外，韦应物《弹棋歌》、柳宗元《龟背戏》等咏棋诗也都描写博戏娱乐，反映了“龟背戏”等博弈之戏的盛行，可窥见当时的弈棋风气，由此了解弹棋等棋类活动中唐时期的具体情况。

3 诗以道志：中唐歌行游艺书写的意义

与游艺发展历程对应，初盛唐为唐代游艺诗的萌芽及鼎盛时期，歌行中的游艺书写偏于外放张扬。中唐以来，歌行中的游艺书写体现了更为复杂的情感。上文提及的歌行作品，呈现出中唐游艺书写的一些新的转向，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首先，注重历史反思与社会批判。中唐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明显，游艺活动亦成为文人观照现实、进行反思的载体。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由盛转衰，政治动荡、经济变化与文人心态的扭转，深刻地影响着此时期的游艺书写。文人常通过游艺场景寄托对盛衰兴亡的感慨，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充分发挥讽喻的现实功用，这集中体现于元、白等作家的作品。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白等人心怀对民众悲惨命运的同情及对现实的愤懑，创作了大量“即事名篇”、具有讽喻性质的新乐府诗歌。白居易《新乐府》五十篇描摹尖锐的社会现实，批判了当时社会上的许多不良风习，其中不乏对流行民俗的批判。此时胡旋舞、柘枝舞等西域舞蹈盛行，前代文人多通过歌咏异邦游艺凸显盛世开放包容的胸怀。元、白《西凉伎》《胡旋女》等诗则借胡乐胡舞进行华夷之辨，表达对胡风浸染的忧思。此前竞技游艺诗多颂扬武人英姿，韩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则寄寓更多讽谏意味，虽盛赞张建封高超的球技，也批判藩镇将领的奢靡骄纵，委婉规劝其不应沉迷游乐活动。

其次，关注底层疾苦与个体命运。中唐文人深入民间，常在诗中书写乐工、商妇等艺人的坎坷生涯。这类诗歌中，艺人的精湛技艺常与其飘零身世形成鲜明对照，凸显悲剧性。如刘禹锡《泰娘歌》所写泰娘，歌舞才艺成为其悲剧命运的见证。初盛唐游艺书写多聚焦世俗娱乐的场景铺排与愉悦体验。中唐社会动荡，人心彷徨，游艺场景常与诗人自身的贬谪、困顿境遇暗合。如白居易《琵琶行》充分挖掘“商人妇”琴声所饱含的幽愁暗恨。通过“门前冷落鞍马稀”的今昔对比，感叹盛衰无常、零落漂泊，反映作者与琵琶女皆为天涯沦落人的共同命运。这些歌行中的游艺书写是文人面对时代巨变的真实心灵写照。个体命运与历史兴亡的结合，赋予游艺更深沉的哲思与更强烈的批判意识。中唐文人借游艺场景进行个人感怀，寄托身世之叹，从对外部世界的摹写转向对内心情感的挖掘，情感趋于内敛深沉，为晚唐李商隐、杜牧等作家的感伤诗风埋下伏笔。

再次，注重描写民俗活动过程与人物心理，展现出世俗化倾向。初盛唐游艺书写更多反映宫廷及贵族奢华恣肆的生活。中唐以后，社会的变动及仕途的坎坷使多数文人逐渐转为避祸避世的“中隐”思想，诗中的游艺类型择取出现了视角下沉的特点，更多描写日常生活。此时歌行中对民间各类技艺与节俗多有描写，如龙舟竞渡、杂技表演等，对风俗活动本身的描绘更加生动细致。且注重挖掘主人公的心理，对表演者的心理刻画极为传神，把握精确到位，展现了真实具体的民众生活面貌。如王建《寻橦歌》写出女艺人为迎合观众而不惜逞强冒险的心理状态，《秋千词》刻画出少年人争强好胜的心理。歌行中的民俗书写往往与作者的生平、心境及审美经验紧密关联。王建一生经行多处，善于观察生活。其歌行对游艺民俗及人情世风的描写详尽且富有特色。这些作家皆能积极吸收民间文化精华，将民俗场景巧妙融入文学，以通俗语言展现丰富的民俗现象，呈现出以俗为美的特征，在此方面作出巨大成就。

在文学史上，中唐歌行中的游艺书写也有其独特的意义，是诗史互证的典范。游艺作为唐代人民休闲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诗中常有鲜明生动的体现。歌行呈现了丰富多元的游艺活动，涵盖了从帝王朝臣、文人墨客乃至市井民众等各个阶层，可了解不同群体在游艺活动上的趣味偏好。歌行篇幅长，容量大，有助于诗人充分记录游艺活动的各种细节。从现存中唐歌行名篇来看，诗中对游艺的参与方式、人员构成、服装饰物等方面多有详细交代。如白居易《霓裳羽衣歌》《胡旋女》等诗对舞衣、头冠、宝饰描写细致，还原了当时表演者服装容饰的细节。再如以女性为活动主体的游艺诗，与异邦进行文化交流的游艺诗等。这些作品对游艺人事的描述可补史书之阙，可见当时的流行风气与审美趋向，使今人得以了解当时民众在娱乐活动的自由风气，为考察研究唐代体育史及民俗史提供了鲜活素材。

同时,中唐歌行中的游艺书写亦是意蕴深刻的审美载体。歌行长于摹形状物,充分呈现了游艺的各种美感。对场面壮阔、竞争激烈的大型活动描写十分精彩,在描写这类活动时往往能体现活动主体的勇武之气。此外,也能呈现杂技的复杂惊险及乐舞的柔美之态。具体而言,竞技运动型游艺如射猎、马球等,多是上层阶级所喜爱的游艺活动,相关诗歌描写多呈现雄浑与贵气。休闲逸乐型游艺如博戏、垂钓、投壶、藏钩、射覆、宴乐等,大多是流行于文人之间的活动,相关诗作往往表现宁和闲静之美,或表现筵席宴饮的欢乐氛围。力量对抗活动如角抵、相扑、摔跤、拔河等,相关诗歌多呈现刚健雄浑之美。以女子为主题的游艺活动,相对而言更轻柔和缓,强度较小,相关诗歌往往呈现柔和绮丽之美。

此外,中唐歌行中的游艺书写是个人情志与时代精神的寄托。初盛唐歌行多颂扬盛世升平气象,具有飞扬洒脱的贵族气度与浪漫色彩。李白借游艺表达对行侠仗义的憧憬,高、岑等人借游艺书写边塞情怀,卢照邻《长安古意》等诗凸显长安城的繁华与活力。安史之乱后,游艺诗中常有对往昔荣光的追忆。中唐歌行中的游艺场景超越单纯的娱乐书写,承载了更多人生感怀与历史批判,将游艺升华为哲理或情感的寄托。竞渡所体现的民间活力,马球所体现的武人英姿,弈棋所体现的文人趣味,在诗人笔下皆能和谐共存,歌行以其自由挥洒的体式特性,充分体现当时社会的开放性和文化包容,反映了此时文人在动荡之世中的自我调适。

4 结语

中唐歌行所描写的游艺是社会生活的镜像,暗含文人对时代兴衰的深层思考,可见时代变迁对文学作品的具体影响。初盛唐时,宫廷、贵族游艺书写彰显盛世气象,豪侠、边塞游艺书写体现开放精神。中唐开始,对游艺的书写呈现了世俗化的转向。从初盛唐的昂扬自信转向理性反思,下启晚唐的感伤诗风。游艺活动由繁荣社会的写照逐渐成为回眸盛世的重要符号,成为意蕴深刻的文学意象。同时,唐代不同时段歌行中的游艺书写具有各异的艺术特征,反映了唐诗美学的嬗变历程。作为盛唐之后的又一诗歌创作高峰期,中唐歌行在写作技法上多有新创之处。元、白等作家诗风出现通俗化的倾向,语言贴近现实,其歌行在描写游艺时长于叙事,结构严谨。韩孟一派作家则以奇崛硬语书写游艺,打破盛唐以来流畅圆融的美学范式,凸显戏剧张力。总体而言,中唐时期描写游艺的歌行作品风格多样,情感细腻。诗中多选取典型场景深入刻画,对各种细节刻画入微。善于描摹不同身份人物形象及其内心世界,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在百花齐放的唐时诗坛中别具一格。中唐歌行中的游艺书写,一方面充分发挥了歌行的文体优势,以生动的诗歌用语和精妙的叙事技法,体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积极关注和文学上的创新性。另一方面具有史学价值,真实记录了当时社会生活,补充了唐代社会文化的诸多细节,可一窥当时的娱乐风尚与审美趋向,了解当时民众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

参考文献:

- [1] [南宋]朱熹集注,郭万金编校.论语集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47.
- [2] 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M].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175.
- [3] 赵加令.《全唐诗》里的球类游戏[J].北方论丛,1994,(02):50-51.
- [4] 张宝强.由路德延《少儿诗》看唐代少儿游艺[J].兰台世界,2013,(06):69-70.
- [5] 吕通达.诗歌与舞蹈的碰撞——《全唐诗》舞蹈艺术探析[J].语文建设,2017,(23):49-50.
- [6] 吕俊莉.浅谈李白体育游艺诗[J].牡丹,2016,(04):31-32.
- [7] 刘宇翔.棋艺·棋思·人生——论杜牧诗中的围棋书写[J].新楚文化,2024,(30):24-27.
- [8]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9] [唐]李肇.唐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10] [宋]司马光编,[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7783.
- [11] [唐]康骞.剧谈录[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57.
- [12] [唐]刘禹锡撰,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13] 李泽厚.美的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07.

- [14] 孙昌武. 隋唐五代文化史[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7: 17.
- [15] [唐]白居易撰, 顾学颉校点. 白居易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458-460.
- [16] [唐]王建撰, 尹占华校注. 王建诗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94-95.
- [17] [清]彭定求等编. 全唐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18] [唐]韩愈撰, 钱仲联集释.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 [19] 尚秉和. 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M]. 北京: 中国书店, 2001: 448.